

又一山人追求的價值

林喜兒

好想藝術

他說「紅白藍」象徵大眾、勞苦，代表人民的生活、真實的生活。從拍攝紅白藍膠袋到創作紅白藍，今天又一山人（黃炳培）追求的價值，似乎也愈來愈走向紅白藍的精神。

相片中的紅白藍、展覽廳中的紅白藍，到今天與新生精神康復會合作的「紅白藍330」社企計劃，又一山人認為「跟大眾接觸比藝術創作來得更更有價值。」我們與又一山人從藝術中心走到花墟，看看藝術創作與社會參與，原來可以是同一件事。

紅白藍招牌創作

提起又一山人，總不離他的招牌紅白藍創作，到底是習慣、情意結還是什麼？想必必要從他的攝影生涯開始。「影（拍攝）了十多年紅白藍，起初自己也不太理解原因，逐漸才意識到，原來拍攝過程比作品更重要，喜歡拍攝紅白藍，是喜歡她代表大眾、勞苦的精神。」要又一山人選一個最喜歡的創作媒介，也必然是攝影。「從讀書時代已開始，今天仍然天天帶着相機，最初像亞甘一樣，不停上路，可以不停的影一條街，喜歡拍舊的東西，喜歡痕迹，因為那代表了有人經過的感覺，也很喜歡影樹。」紀實攝影就是又一山人最喜歡的創作風格，而紅白藍又最能代表這種精神。「她是永遠存在，她象徵捱得、勞苦，都是能感動我的東西，也才令我投入當中。」之後又一山人關注的，像在中國各省各市拍攝「爛尾樓」，基本上都是同一個方向，「創意都是從生活培養出來，影了十多年地盤裏的紅白藍、搬運工人的紅白藍，認識了其獨特性，知道其精神所在，漸漸也把它應用到個人創作中。」又一山人娓娓道來。

又一山人眼中的紅白藍充滿草根性，不過時移世易，今天在街上也較難找到紅白藍的蹤影，「好像以往過關（出入境）時必然看見人們拿着大包小包（用紅白藍膠袋盛載）手信回鄉，如今人們都富起來了（普遍不再用紅白藍作行李袋）。」紅白藍變了，又一山人對她還是不離不棄，特別是那種真實生活的點點滴滴：「我的創作一直喜歡呈現六七十年代很捱得的感覺，一種今天在香港已找不到的情懷。」今天在花墟與新生精神康復會合作的店舖中，再次找到又一山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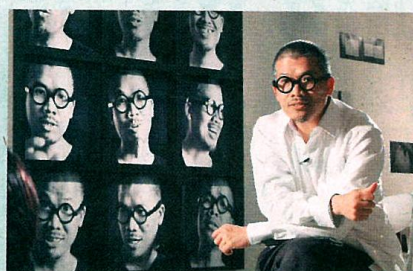
的紅白藍產品，「就香港建築與紅白藍的創作主題已做了十年，這次是真正的融入社區，用最直接最互動的方法，這是我最期望做的事，因為跟大眾接觸比藝術創作和欣賞，價值來得更大更有意義。記得我曾經說過，如果不用我搞創作，大家只要見到紅白藍這個條子，便想到自己是香港一分子，我便功成身退。」

人人也是攝影師

個人創作以外，又一山人也以策展人身份辦展覽，第一次是「紅白藍」展覽，是關於香港社會；第二次是「30 X 30」，邀請了世界各地的創作人，認識的不認識的，談的是創意價值；近日就在藝術中心舉行「你眼：望我眼 攝影師眼中的攝影師」攝影展。又一山人謂：「這可以說是我們一班攝影友好的攝影年展，每人各自跟配對的攝影師影一張人像照，看來像很輕鬆簡單，大家根據各自喜好進行，然而這只是個起點，我想說的是鏡頭以後，拿着相機的人，是如何看別人、如何看自己。因為如何表達自己是一個學問，我想其餘十三位攝影師也遇到相同的問題，像我自己的作品是一隻手和一隻腳，那是因為我自中一以來便刻意遮掩身體這些部分，太瘦太白了，不想被人看到，也從來沒有人看過，這次倒不如給大家看看。我希望觀眾不是來看畫面怎樣、構圖怎樣，反而是用心看看牆上的文字，創作人的心路歷程，從而也可看看自己是如何生活在香港，這也是一個社會的縮影。又或者跟媽媽，女朋友一起玩這個習作，從中可看看自己的取向、價值觀是怎樣，是客觀還是主觀。」

科技的進步令攝影變得方便容易，人人也是攝影師，又一山人對攝影另有一番體會：「今天還堅持攝影，希望跟社會一同呼吸，藉攝影了解社會；同時，體力上的投入其實要挑戰和鍛煉自己，特別是當科技如此進步，很容易用數碼科技代替笨拙的（傳統菲林）相機，但我堅持不改變，還是拿着（傳統菲林）相機到處走，就是要讓自己知道做事的認真、堅持和執着。」

香港電台文化藝術電視節目《好想藝術》每集將介紹一位香港藝術家，了解他們獨特的藝術生活體驗，並發掘藝術生活化的一面。節目現逢星期二晚上七時在於亞洲電視本港台播映；港台網站tv.rthk.hk同步直播及提供節目重溫。



■又一山人認為「紅白藍」是大眾、勞苦的象徵，代表著人民的生活、真實的生活。

■又一山人說自己不是藝術家，而是社工。